

吉林文史出版社

袁中郎散文

明·袁宏道 著
张海明 主编



国文珍品文库

——袁中郎散文

袁中郎

散文

明末清初文学

——袁中郎散文

国文珍品文库

袁中郎散文

●〔明〕袁宏道 著

●张海明 主编

●张海明 张爱波 唐光荣

周燕 董蕊 撰稿

吉林文史出版社

袁宏道其人其文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隆庆二年戊辰（1568）出生于湖北公安县长安里长安村（今孟溪镇孟溪村）。中郎幼时“具备年之觉”（《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十岁左右即能作制艺文章，其父袁士瑜因为终身未得一第，所以对中郎仲昆（长兄宗道，三弟中道）寄予厚望，他是中郎仲昆最为直接的宗师和文学、学术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对中郎文学事业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舅父龚惟学、龚惟长等。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学和学术氛围的家庭中，中郎自幼博览群书，不但对文章雅道习染较多，而且对于其他领域的“外道”也多有涉猎，为后来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中郎的科举考试是相当顺利的。他于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岁时中举，主试者冯琦（号卓庵），是嘉靖时期著名散曲家冯惟敏的侄孙。中郎对这位选拔自己的“座师”非常感激，把他当成知己，长期保持书信往来。万历十七年（1589），他参加会试，落榜，稍受挫折。但是到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中郎再次参加会试便荣登进士第了。应该提及的是，在这个期间，中郎与晚明解放思潮的代表李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伯修、小修一道，先后三次拜访了这位“异端”思想家。李贽对袁氏兄弟极为友善，而尤其器重中郎，称“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与李贽的交往，更促进了中郎对于个性自由的追求，直接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5）年中郎到达苏州，在人文荟萃、物产丰富的吴县就任知县，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吴县

是明朝政府的重要赋税来源地之一,加之人口众多,成员复杂等因素,当时县政号称“繁剧”。中郎到任之后,在弈酒为欢和优游山水的文人情趣外,更显示出了他干练的行政才能,中郎主要实行了三点措施:通过革去格外赋税数万,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革除冗员,整肃衙门;为政明敏朗切,断案及时迅速。当时吴门谓之“升米公事”(《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郎以此三大举措,短短数月就把吴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的惠民勤政赢得了宰相申时行“二百年来无此令”的称誉(《珂雪斋集》卷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虽然此时中郎政绩卓然、声誉鹤起,但是这与他所向往的画船箫鼓、奇花异草、酒坛诗社、青灯伴读的理想生活相去甚远,因而心中极其苦闷,他在致沈广乘书中说:“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我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袁宏道集笺校》卷五《沈广乘》)。同时他在处理一桩有关天池山的诉讼时,与苏州府主官意见相左,心中闷闷不乐。又收到家书得知抚育他成长的庶祖母詹氏病危,便更加归心似箭。中郎连续两次上《乞归稿》,五次上《乞改稿》,最终在万历二十五年(1579)春获准解官而去。在等待朝廷新的任命以前,中郎利用这段时间遍游了吴越名胜,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同时他以前及游吴越时的作品集《敝篋集》、《锦帆集》、《解脱集》等顺利刊印,从而向文坛宣示了公安派的实绩。而他此时在《叙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更成为公安派的一面理论旗帜。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中郎改授顺天府教授。顺天府衙门和府学设在北京城,从此中郎开始了他仕宦的第二个阶段。顺天府教授是一个闲职,中郎就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包括老庄的著作、佛经,以及多家宋诗。而且,他还把此时读书心得与批判拟古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并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叙梅马王程稿》、《叙竹林集》、《雪涛阁集序》等文章中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独抒性灵”文学主张,对拟古主义痛加驳斥。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中郎由国子监

助教升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不幸的是，宗道于九月仓猝病逝于北京，祖母余氏也经受不住打击，于十二月逝世。中郎此时正省亲在家，办完丧事回京途中“火病大作”（《袁宏道集笺校》之卷二十《告病疏》），于是上《告病疏》，结束了他第一次在京为官的生涯。

万历二十九至三十四年（1601—1606）这六年內，中郎一直栖隐公安。中郎回到公安以后，在城南利用三百亩下洼地修建起一座别墅，周围广种柳树，号曰“柳浪”别墅。在归隐的日子里，中郎知己好友连连谢世，中郎非常伤感并为此创作了许多悼诗，哀感动人。除此之外，中郎仍然热衷于游历创作。他先后游历了太和（武当）山、玉泉山和湘中山水，写下了许多的优美的诗歌和游记作品。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天，中郎结束了将近六年的栖隐生涯，开始再次为官北京的新阶段。在这六年內，中郎诗风有所转变，由直简而渐入含蓄，并更加注意技巧的锤炼，呈现出风格的多样化。

万历三十四年（1607），中郎进京赴任。恢复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的职务。在这期间，中郎的妻子李氏和姬妾虞氏逝世，家庭的不幸使得中郎的心情极为沉痛而灰暗。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中郎赴命途中寻亲访友，他走一路，写一路，受到了沿途人士的关照和招待，同时在途中他也得到了自己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的消息，心情逐渐畅快起来。中郎在验封司兼管“选曹”，即吏部文选司，协助尚书掌官吏班佚升迁、改调之事，是一个与官僚的切身利益大有关系的权力部门。中郎在吏部任职不久便通过两个措施反映出他的才干：一是惩治了企图左右人事任免事宜的奸猾老吏。二是不循私情，参劾那些擅离职守的官僚。万历三十七年（1610），中郎被提升为司功副郎（即员外郎），前程相当看好。八月，他奉命典试陕西，在此期间，中郎悉心访求才隲，在考试官已经融落的试卷之中，一一亲自披览寓目，结果录取的士子大部分是中郎从落卷中选择出来的。榜揭之时，录取的果然多为一方名士。主试之后，中郎又便游秦中名

胜,特别是西安之行,掀起了他游记创作的又一个小高潮。万历三十八年(1611)二月,中郎请假南归,开始了他新一轮的隐居岁月。然而中郎本人及其家人并没有料到,他此次归隐竟成永归。八月中秋后,中郎稍稍发病,九月初六晨,“以血下注不起”,遽然辞世,年仅四十三岁。一代文坛领袖,就这样猝然而逝,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遗憾。中道在评价中郎一生时写道:“先生识见爽豁,机用圆妙。有知之者,谓其识如王文成,胆如张江陵,假之以年,天下事终将赖之,而不逮下寿以殁,天下惜之”(《珂雪斋集》卷之十八《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郎诚有才干,但从中郎一生都处于的一种仕而复隐,隐而复仕的矛盾来看,中郎毕竟文人气质太重,过于追求闲适,所以即使“假之以年”,他也不可能再成为“张江陵”第二了。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中郎是相当成功的。

中郎一生著作颇丰,据钱伯城先生笺校《袁宏道集》所作统计:有各体诗一千六百余首,有散文五百七十余篇(未含谈话录《德山尘谈》),其中散文品种繁多,包括游记、尺牍、叙引、序、跋、铭、碑记、墓志、疏、策、论、题册、传记、祭文、日记以及难以归累的杂著(如《瓶史》、《觴政》)等,可谓洋洋大观。而其中具有开一代风气的作品主要是以叙引、序、尺牍、游记和传记为主的各色随笔小品。其内容涉及广泛,有的高唱“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有的描摹自然,寓情山水;有的刻画人物,张扬个性。同时这些作品又大多在其创作理论的指导下,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在中国散文史中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下面我们主要对中郎叙引、序、尺牍等作品中所集中论述的“性灵说”和其游记中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作一简要介绍。

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

明代中后叶,前后七子相继而起,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从而在文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拟古高潮。以中郎为首的公安派在登上文坛之前,虽然徐渭、汤显祖等人已经提出了很多革新主张,但是却没有完全扭转这种风气。

中郎就是在这个时期,以矫正七子之偏的姿态登上文坛的。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正是中郎反对摹拟的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是在中郎为小修诗集所作的《叙小修诗》中明确提出的:“(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与这种理论相对,中郎通过论述六经、秦汉文、盛唐诗都是“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产物,来批判了秦汉派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基本主张和“剿袭模拟”的基本做法。“性灵说”内涵广泛,涉及到创作的各个方面:

(1)文学进化的贵新观。在《江进之》、《诸大家时文序》、《雪涛阁集序》等文中,中郎通过古与今、时与法、因与变的分析,得出了“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也,势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江进之》);和“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的结论,认为文学之进化本是自然之事,而革新乃是文化进化、文学进化的命脉之所在,因此创作不应“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而应注重创新,“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雪涛阁集序》)。

(2)抒写真情的“贵真说”。中郎非常重视创作中的摹情唯真,他先后在文章中使用过“真人”、“真文”、“情真”、“真声”等多种概念。他在《叙小修诗》中云:“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由真情出发,情与景汇,方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

(3)贵淡尚适说。随着中郎后期思想的发展,他的文学风格渐趋圆润,而他的文学观念也在秉承“性灵”的基础上,更加以了补充修正,从前期的矫枉而趋于平允,提出了贵淡尚适的理论。对于这种“淡”,他在《叙吕氏家绳集》这样写到:“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

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其中他对一方面指出所谓“淡”乃是自然天成之本色，不是能够可以造作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淡”的不可摹拟性，反而成就了它作为世上形形色色事物的本质性体现的特质。“淡”既是一种文学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态理想，中郎所提倡的“贵淡尚适”正是对于这种理想和境界的追求。

二、“情、景、意、趣”俱佳的艺术特色

中郎散文中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色的乃是其山水游记。中郎性好山水，他曾幽默地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软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袁宏道集笺校》卷六《汤郅陆》）。自然山水不但有益于身体，更成了他精神的慰藉和寄托。因此在中郎的山水游记中，情、景、意、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姿采纷呈的艺术特色：

（1）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景色描写。

中郎是诗人，但是他却能以画家的眼光去发掘自然，捕捉自然的神韵。因此，他的许多游记都洋溢着诗情，仿佛一幅山水图画呈现于读者面前。如他在《禹穴》一文中对于西湖山水和山阴山水的品评。对于这两处山水中郎没有直接对其加以描写，而是把西湖山水比作了宋代人的画，把山阴山水比作了元代人的画，“花鸟人物，细入毫发，浓淡远近，色色臻妙”，这是一幅典型的花鸟工笔画，而在中郎看来，这就是西湖山水，色明景澈，临临在目。而“人或无目，树或无枝，山或无毛，水或无波，隐隐约约，远意若生”，泼墨写意，朦胧深窈，不求形真，但求神似，别具一种动人之美。工笔写意，通过这两种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作者就把西湖山水和山阴山水的各自之美最为形象逼真地展现出来。山水与画浑融一体，使人不知是山水中有画，还是画中有山水，真正达到了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景色刻画境界！另外《初至西湖》、《晚游六桥待月记》、《满井游记》等都达到了这种艺术效果。

(2) 寓情于景,不拘一格的抒情特色。

中郎游记不拘泥于对于行程的记录和对于所见所闻的全面摄取,而更多的是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感受浸入景物氛围的描写之中,既描写了自然之美,又时时体现出作者的潇洒自由的主体形象,从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思想与山水灵性融为一体所产生的艺术魅力。如在《六陵》中,他首先通过“碑碣皆荒断不可读。山势回合,架数败宇其间,惟有老松横道,杜鹃花滴血而已。”这样的景物描写,刻画和渲染出六陵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那种萧瑟岑寂的氛围,而在表达作者对亡宋的那段痛史的幽恨时,却用了这样四个句子:“春行如秋,昼行如夜,虽联鞭叠骑,常若有依啼鬼哭之声。”从抒情主体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凄凉悲寂之情融于整个景物氛围当中,不知此时作者是为此景而伤情,还是为此情而伤景,从而使得整个作品达到了一种撼人肺腑的艺术效果。

(3) 雅俗共赏,趣味盎然审美特色。

从上文我们知道,“贵真”乃是中郎文学创作的不懈追求。无论是雅或俗,只要是来源于人的真性情,那都是美的,都是有趣味的,因此,中郎的游记中又体现出雅俗共赏,趣味盎然的审美特色。例如《虎丘》一文记述了中秋夜苏州人游虎丘的盛况:红男绿女,人流如涌,明月浮空,竟以歌喉相斗,情景如绘。最精彩的是有关唱歌的场面。从开始“唱者千百”,“声若聚蚊”,到最后“一夫登场”,“壮士听而下泪”,次序分明,层层深入,情景交融,时光的流逝与音乐的变化同步,有雅俗杂陈转向妙音绝响,由声若聚蚊转向四座屏息。在这幅虎丘月夜赏音图中,既表现文人的雅趣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世俗的生活情调,在这里,城市与山林,高雅与妖冶,清幽与喧闹,香风与臭汗,文人雅士的风度与世俗生活情趣交织在一道,而在这其中无论是雅还是俗,都是美的,都体现出一种当时江南名胜所特有的情趣,明人陆云龙评论这篇作品:“虎丘之胜,已尽于笔端,观绘事(图画)不如读此之灵活”,此处之“灵活”正是指这种情趣。也正因如

此，中郎才对此是抱着一种观赏的态度，而不是以雅人的身份和心态去排斥世俗的生活气息，这也反映出在晚明这个雅文化与俗文化相兼相容的特定时期文人的审美特色。

(4) 自然流丽的语言特色和跌宕起伏的结构特色

中郎所遇自然景色优美多姿，而他游记的语言更是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美景相适应的自然流丽的语言风格，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如在《新安江行记》中写船行江中之感受：“新安江清澈见底，峰峦翠叠，隐隐见水中，时有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在生动地展现出新安江山夹水绕，石激水急，目不能逮的险峻地形的同时，他更以语言的明快展现出当时节奏的轻快。而他在《莲花洞》一文中所写从居然亭所见：“每一登览，则湖光献碧，须眉形影，如落镜中。六桥杨柳一络，牵风引浪，萧疏可爱。晴雨烟月，风景互异，净慈之绝胜处也，洞石玲珑若生，巧逾雕镂。”更是读来朗朗上口，令人心旷神怡。

中郎游记也精于结构，在移步换景之中极尽跌宕起伏之能事，使文章凭添许多兴味。如《观第五泄记》，这篇游记全文奇短，不足三百字，但极讲究布局结构。按作者的游踪，先写远处闻瀑声如迅雷，然后由声及景、由远及近集中写游人于近处观巨瀑，从听觉、视觉、触觉之不同角度，展示了第五泄的奇异景致，明快生动，形神兼备。归来后因所见奇异，所思亦虚幻怪诞，乃至赋诗不知作何等语；时届夜分，床几之间仍觉魑虎呼号；相互审视，则皆似鬼怪。这种真切、独特的感受，进一步渲染了景致的奇异、变幻，为第五泄加上了浓浓的一笔神奇，也给读者以无限的想象。整个过程跌宕起伏，惊奇乐恐，一日数变，但却毫无赘滞而一气呵成，确是一篇结构精妙、玲珑浑圆的佳品！

总之，作为一个新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袁中郎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中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濬心灵，搜剔慧

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这个评价用之于中郎的理论和艺术成就都是恰如其分的。

以上对袁中郎的生平行事作了粗略的介绍,并对其“性灵说”和他游记中体现出来的艺术特色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应该说,这些介绍和描述只是展示了中郎其人其文的一些方面,要真正了解这位著名文学家和他的文学创作,还需要读者自己去阅读作品。而本书所选篇目之目的,正是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充分而全面的展示中郎其人其文的文本,同时也希望这本小书能给广大读者的欣赏与创作带来一些享受和启迪。

目 录

传 记

徐文长传	1
醉叟传	5
拙效传	8
少溪袁公墓石铭	12

记 游

雨后游六桥记	14
飞来峰	15
六陵	18
游骊山记	20
湘湖	22
禹穴	25
兰亭记	27
五泄一	29
初至天目双清庄记	32
天目一	34
新安江行记	36
满井游记	38
游高粱桥记	41
莲花洞	43
虎丘	44
观第五泄记	48
游红螺岭记	49
游盘山记	51
华山别记	55
嵩游第四	58
由天池逾含嵎岭至三峡涧记	61

云峰寺至天池寺记	65
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	66
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	69
游德山记	73
由淶罗山至桃源县记	76
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79
华山记	83
华山后记	86
嵩游第一	89
嵩游第五	92
游苏门山百泉记	95
佛手岩至竹林寺记	97
西湖一	99
西湖二	101
西湖三	104
荷花荡	105
天平	106
游惠山记	108
惠山后记	110
上方	113
光福	115
西洞庭	118
东洞庭	120
灵岩	122
阳山	126
天池	128
书 信	
江进之	133
吴敦之	135
管东溟	138
诸大家时文序	139
答沈伯函	142
张幼于	144

与陶石簪	148
答梅客生	150
兰泽、云泽叔	151
王以明	152
张幼于	154
江进之	156
乞归稿一	158
雷太史诗序	162
刘元定诗序	164
龚惟长先生	166
丘长孺	169
李子髯	171

序 跋

叙陈正甫会心集	174
叙竹林集	177
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180
雪涛阁集序	182
瓶史引	187
题陈山人山水卷	189
叙芮氏家绳集	191
叙曾太史集	195
谢于楚历山草引	199
赏心集引	202
吴长统行卷引	204
叙小修诗	206
识张幼于惠泉诗后	211
四楼咏引	213
识周生《清秘图》后	216
识伯修遗墨后	218

亭堂寺碑

碧晖上人修净室引	222
抱瓮亭记	225
文漪堂记	227

良乡三教寺记·····	230
天皇山护国寺自来佛碑记·····	233
虎耳岩不二和尚碑记·····	236
园亭纪略·····	240

杂 记

畜促织·····	243
斗蛛·····	245
宣称·····	247
洗沐·····	248
好事·····	250
时尚·····	252
酒评·····	253
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254
送刘学博序·····	257
顾升伯太史别叙·····	259
瓮路疏·····	262
题初簿罢官册·····	264
云影字解·····	267

传 记

徐文长传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谭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